

抗日战争

备忘书

第一部

国家阴谋

张笑天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国 家 阴 谋

张笑天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家阴谋/张笑天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

(抗日战争备忘书)

ISBN 978-7-301-23450-1

I. ①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9173 号

书 名：国家阴谋

著作责任者：张笑天 著

策划组稿：王炜烨

责任编辑：王炜烨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23450-1/I · 2689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：zpup@pup.cn

电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

印刷者：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销商：新华书店

965 毫米×1300 毫米 16 开本 17.25 印张 170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9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抗日戰爭

備忘書

第一部分

张爱玲

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这样爆发的……

从 1928 年的“皇姑屯事件”到 1931 年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，日本对中国实施的“国家阴谋”步步逼近，愈演愈烈，终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战争。

序

记得好多年前,我访问日本的时候与日本名作家、名导演新藤兼人等在一起聊起中日百年恩怨的话题,大家有合作创作一部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巨作的想法。按他们的说法,要超脱,要客观,要绝对还原历史本真。后来我终于认为这是一种文化“乌托邦”,超越民族、超越时代的共识常常被极其微妙的潜意识的流露令其蒙羞。

即便是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,他对那场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,竟用了“给中国添了麻烦”这样的词,令人错愕,好像是他们不小心打破了邻居的一个花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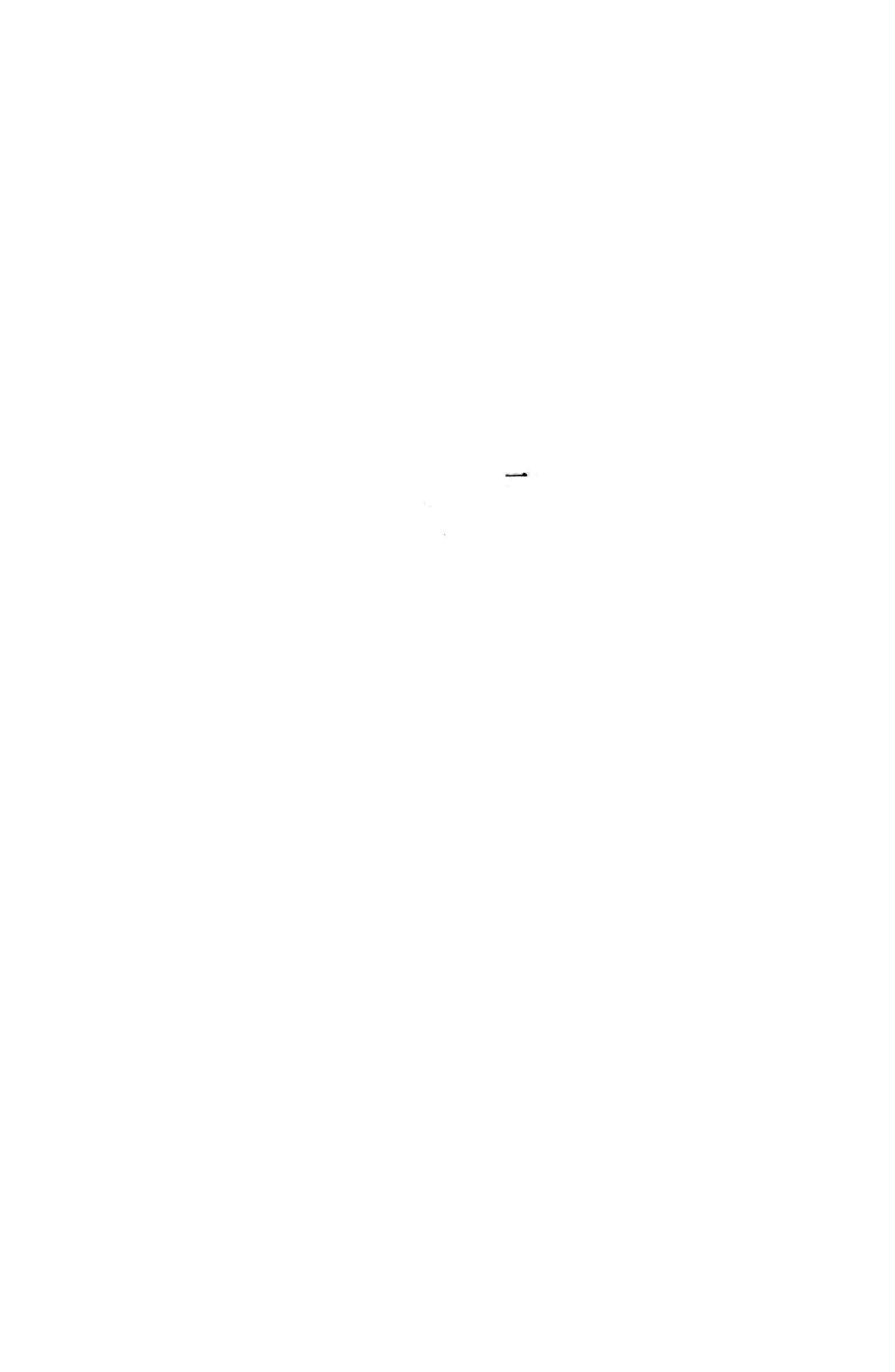
我那时便断言,中日之间还会有“大麻烦”。

历史不幸被我言中,或将继续言中。我后来就想,这种敏感而厚重的题材,还是不合作的好。

本书是第一部,从1928年8月3日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“皇姑

屯事件”，写到 1931 年“九一八事变”。第二部《民族记忆》、第三部《时光遗迹》以及第四部《时代终结》，也在孕育中。

有人说我有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，也许吧。不要以为我在写编年史，在百余年沧桑历史的经纬中，织进去的是血泪、情感和尊严，不期望与谁共鸣，至少我不想以展示民族的痈疽取悦于人。



黑沉沉的夏夜还没有从铁幕中挣脱出来，湿漉漉的露水正在草梢上聚集，潮闷的大地仿佛在不安地颤抖，闷热、窒息，有点像地震前的征兆，让人不安。这是满铁线与北宁线交会处，从地理坐标上看，它虽是交通枢纽，却并非水陆码头的重镇，刚修筑铁路时，它就叫“沈阳站”，距沈阳才不到十华里，后来才改叫“皇姑屯站”。皇姑屯名字来由有多种传说，据说乾隆到北陵祭祖时遇到风雨交加的坏天气，就到附近一户农家避雨，农家母女以饭食招待了乾隆，他认了民女为义女，这自然就是皇姑了。后来皇姑为母守孝三年忧郁而亡，葬于此，便有了黄姑坟的名称。但这里的庄户人一代代地重复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从来没因为皇姑而被受恩泽或引人关注。1928年6月4日凌晨，发生在皇姑屯的爆炸，却使这个默然无闻的小地方一夜成名。

那是号称“张大帅”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殒命的伤心地，也是早就想把东三省纳入囊中的日本人制造战争借口的策源地。因为客观上日本关东军失去战机没敢贸然动武，使“皇姑屯事件”降格成了三年后“九一八事变”的一次预演。

朦胧夜色中，一小队化装成南军便衣队的人影在路轨上急匆匆走动着、忙碌着，埋炸药、接导火索。其实他们是日本关东军大尉河本大作率领的铁道爆破小组，他们想除掉张作霖，又要嫁祸给南方军。

那一天，张作霖乘坐由当年西太后的花车改装的豪华列车出关，返回他起家的东北。这几年张作霖着实风光了一阵，但对他来说，这年流年不利。年初，蒋介石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和桂系军阀，发动了对奉军的第二次讨伐，奉军节节败退，一直给他撑腰的日本人见他大势已去，乘机想控制东三省，强迫张作霖签订了一份让他骂“妈拉巴子”的《满蒙新五路协约》，又以解除武装为威逼条件，迫使奉军马上撤回东北。张作霖十分恼火，用他的话来说“小鬼子真不是东西，妈拉巴子的，给鼻子上脸，还想骑脖颈拉屎呀”，他好歹还控制着“中央”，于是就在5月25日，在北京发表了《北京政府正式宣言》，声称“东三省及京津地方，均为中国领土，主权所在，不容漠视”，随后主持了北京政府最高级别紧急会议，接受了“小六子”张学良的建议，决定“息内争，御外侮”，下令奉军向山海关外撤退。他不能把经营多年的老巢丢了。

当张作霖不想当驯服的走狗而势必成为日本独霸满洲的障碍

时，日本人决定下手除掉他。目的在于消除日本在满洲建立“新国家”的障碍。

日本军方多亏豢养了一个改名叫“川岛芳子”的大清格格金璧辉，她混迹于日华高层，竟把张作霖专列的发车、运行时间掌握得精确到分。

皇姑屯注定成了改写东三省历史的印记。

刚现出鱼肚白色的天际，探照灯撕开残余的夜暗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飞驰而来，粗犷的汽笛声、隆隆的车轮声震耳欲聋。张作霖就快到家门口了，他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也松弛下来。

张作霖豪华的专车，前后几节车厢全是荷枪实弹的卫队。他下榻的专车，拉着深色窗帷，这时他才有了一丝睡意，打了个哈欠，拿起卧铺上放着的长杆旱烟袋，想抽上一口，卫兵为他在铜烟锅里装上烟丝，划火点上。

贴身警卫都在门外，门口只有得力干将吴俊升陪他坐着。

他一直在盘算着，退回关外后怎样跟日本人摊牌。这些年与日本人打交道，张作霖学得“猴精”，日本人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他都知道，他们不过想利用他，把他当傀儡耍，把满洲纳入日本版图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张作霖现在翅膀硬了，羽毛已丰，他手握四十五万重兵，不怕日本人刁难。

列车探照灯笔直地扫过来，道轨上人影消散，隐没于路基两侧草丛中。稍远处茂密的灌木丛中可见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埋伏着，那是来接应河本大作的。

皇姑屯三洞桥附近，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尉似乎很沉着，他可不是人们通常见到的仁丹胡形象，他脸色白皙，戴副银丝镜，倒像一介书生。这次行动，是关东军司令村冈长一郎一手策划的。

河本大作明白，皇姑屯炸张作霖专列是一石二鸟，既可除掉日渐不听摆弄的张作霖，又可嫁祸南军，制造口实。他知道，关东军已制订了乘机出兵占领东北的预案，他明白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，皇姑屯一声爆炸，等于拉开满蒙划归大日本天皇治下的序幕。一想到此，他觉得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充斥着武士道的张力，令他振奋，让他发狂！

火车越来越近，铁轨像在剧烈地弹跳，全速行驶的专列带着呼啸的风扑面而来。

河本大作手一摆，士兵合上电控闸，导火索点燃，在熹微晨光中，喷溅的火花闪电般射向铁轨。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冲天火光中，火车四分五裂，碎屑冲天，在一片惨叫声中，解体的车厢七扭八歪地倒在路基两侧。枕木上、草丛中，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张作霖的卫队从后面车厢拥向炸烂了的专车。首先发现十多个亲兵和吴俊升都横七竖八地倒在车门口、过道联结处，一摊摊血正顺着歪倒的后车厢往路基上淌，缺胳膊断腿的，血肉模糊的，惨不忍睹。

炸车的日本兵狂热地跳起来，并把南军的衣物、标识和伪造的信件丢弃在附近，随后消失在草丛尽头。

究竟张作霖死没死，是日本关东军最为关心的。矮胖的关东军司令村冈长一郎一直派人在奉天大帅府附近刺探消息，从现场一片狼藉的照片分析，张作霖难逃一死，可大帅府并未举哀，门没糊白，也听不见哭声，一切如旧。

不得不说，草莽出身的张作霖城府深严，他虽身负重伤，只剩一口悠悠之气，仍不失其心计，在上担架时，他一面嘱令严守机密，即使他一命呜呼，也不准发丧，一面派人火速通知在外带兵的张学良星夜往回赶。他当然盘算着见上儿子一面，好交代后事，小六子不到，他这口气难咽啊！

奉天大帅府像一只巨兽蹲伏在朝阳街地段，四周像往常一样，肃穆安静，仪门、垂花仪门都紧闭着，三进院子、大小青楼后，军人、仆人走路都蹑手蹑脚。内外岗哨林立，长街短巷也有便衣来回走动，气氛显得很紧张。

大青楼张作霖的卧室里，张作霖浑身是血，医生、护士正为他擦拭，包扎伤口，可血还是渗透了厚厚的纱布，人们都意识到，大帅没救了。死，对于一代枭雄张作霖来说，不知碰上多少回，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都摸过阎王爷的鼻子。这一次怕是在劫难逃了，此时张作霖心里一清二楚。他似乎看见另外一个张作霖在半空游荡，似乎在揶揄他，那是他出窍的灵魂吗？那虚幻的灵魂似乎在说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

他的起家，也许该感谢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给了他好处，那出窍